

撐反和虞反 驀反階反饋反音反幕反止反百反採反籍反敲反丘反交反愀反千反
反反塵反埋反也反計反 蒿反撞反文反陣反反反白反替反排反數反尾反 禿反他反
平江路在城月林庵昌院主捨中統鈔三定二十三末刊雕經三卷上根四
四思下資三有

大德十年七月初一日意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朗州德山宣鑿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

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代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
禪師 祿清和尚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鑿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谷和尚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第五世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見錄

第二世投子溫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峻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峻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

師桂陽龍福真禪師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劔南人也姓周氏卅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毛吞海海性無虧纖

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

龍潭信禪師問答皆一語而已前出之師即時

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

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

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

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

聖

二

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眼如利劍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瀉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瀉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少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上叅纒跨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

袂而出瀉山晚間問大衆今日新到僧何在

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瀉

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瀉曰是

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

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

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

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將訪求拈匠住持

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

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

居之大闡宗風總印禪師開山創院師上堂

謂衆曰於己無事則勿妄求而得亦非得汝

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

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毫釐繫念三

塗業因營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

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

乎及共歇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師上堂曰

今夜不得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僧出

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

聖五

三

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

人師曰汝上船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云

山語作兩極文變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有

僧到叅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八人

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鎊錫

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龍

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

洞山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洞山曰

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

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

好惡這箇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

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倚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

峰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

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

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如慶只如德師出

庶道慶云汝不見出頭道如人學射久欠方

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履關禁莫不識痛麻

福云和向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關果是師

尋常遇僧到叅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

者來叅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智

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

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

來疑這箇漢一頭云德山老人尋常亦打

泰教生子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前疑道

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

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什麼便打師曰

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

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

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

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這

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斬猫兒意如

何師乃打越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

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

喝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邪阿邪師復告諸徒

變五

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
 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
 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勅謚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
 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
 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
 腳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
 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
 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
 即關梨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峰不
 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
 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
 把住曰開口即失開口即喪去却恁麼時請
 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步易
 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
 師不免諸方點檢

疎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眾集師從方丈出
 未至禪牀謂眾曰不負平生行腳眼目致箇
 問訊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
 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眾何也便歸方丈翌
 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
 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

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
 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
 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
 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
 門應決徹死生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
 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參
 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
 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父侍丹霞今既垂老
 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
 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

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歷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百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

衆曰先師入涅槃入水爲我自是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父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

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功夫

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麩作三箇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粥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

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

頓悟宗旨語見翠微意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

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諗和尚至相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

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
 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
 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
 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檢二師互相問
提意越玄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是群之用自爾師道聞于天下
 雲水之呂競奔奏焉師謂眾曰汝諸人來這

裏擬覓新鮮語句橫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
 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
 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塚
 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
 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揔是汝生解
 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

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
 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
 裏梁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
 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
 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

持問林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
 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群生如何是
 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
 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
 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
 壞雪峯侍立師指庭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

總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
 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
 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
 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
 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雪峯
 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

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
 拈鑿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即當處掘去
 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驀召
 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僧問
 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
 師云有云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云元正啓

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象若三星軋
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
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
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
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法
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

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
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
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
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
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
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

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
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踈山薑頭莫便是
否無對法眼代云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
琢師曰不為棟梁材曰恁麼即下和無出身
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
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

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
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
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
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為什麼海鹹河淡師
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問如何是祖師意
師曰弥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

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
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毘盧師曰已有
名字曰如何是毘盧師曰未有毘盧時會
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通
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
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床

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干問萬問時
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什麼過問如
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
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

慶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爲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

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

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爲闍梨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嗾辱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

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柰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辜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服趁取曰恁麼即辜負先師也師曰非但辜負先師亦乃

辜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

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軀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

十

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真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

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

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曰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中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徧空

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前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十一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鑿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毘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迴抵大瀉山法會為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瀉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

撒這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瀉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瀉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弥沙弥應諾吾曰添淨餅水著吾却問師汝

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為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于時始為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錫始

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為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執侍全于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廣語出一日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別卷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

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曰到這裏為什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

奈真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師居方丈有僧在明窓外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師曰我道禰界不曾截僧舉問雪峯禰界不曾截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東釋齊云他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為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作麼生

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未以師承不則解之差別他云禰界不曾截也禰曾舉未始即得不可說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東釋齊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接得渠東釋齊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為什麼不詳如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福且道古人

意生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關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示衆曰兄弟秋初夏未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

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
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東禪齊拈云且道石霜會
洞山意若送去當是落路下坐每曰折旋
會教若言不座疑什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
有會處曲也座不見也皆著師止石霜山二十
年問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

枯木衆也唐傳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紫衣
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已
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
五日葬于院之西北隅教謚普會大師塔曰
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爲典
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

曰生耶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
曰爲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
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
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
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拜往石霜舉前

語及打道吾之事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
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
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東
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
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
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

麼力太原學上座代云 祿清和尚僧問不

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
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
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
打你始得 潭州前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

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
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
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
值馬祖諱晨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
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
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

後生甚堪彫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參
 馮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夫
 究其微馮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
 曰便請師道馮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
 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馮山曰此去石
 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

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
 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
 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
 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
 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
 巖曰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

將耳聽聲不現眼聞聲方得知
 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
 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
 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
 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
 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認得師

真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這箇是師
 良久雲巖曰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
 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曰有一偈曰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
 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
 會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有僧

問曰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
 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
 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
 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後云既知有為
 好財知師在泐潭見初上座示眾云也大奇
 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

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
 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初曰爭即不得
 師曰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
 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
 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
 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

遷化師至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州因爲雲巖諱日營齋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雖然如此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

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因設息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

更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使上座相問長慶如何人總裏覓个什麼又師曰還有不報四息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

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恁麼即闍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梨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詞安顯師乃出云出去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

取三兩粉末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玄旨遂整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

十六

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
 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
 無語居齊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師問
 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
 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即別學人
 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梨本來師還

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
 僧適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闍梨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闍
 梨且作麼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
 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
 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

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
 作什麼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
 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
 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
 話時闍梨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
 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

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
 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實師曰便休便休
 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
 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
 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
 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甚麼人合得

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
 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
 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
 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
 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
 闍梨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

年執侍巾餅終不為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
 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
 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為某甲舉即便殺上
 座也上座悚然曰闍梨且待我為汝舉乃曰
 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
 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

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梨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即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

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梨也無僧曰允即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即不無人覺即垂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行佛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

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檢點得什麼行又道行即不無人竟即垂師令再問會了麼行不而道佛行那僧是僧却問師如是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有僧舉權和尚只如洞山意作麼師見幽上座來遠生推云封皮厚二寸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為什麼迴避學人

師曰將謂闍梨覓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這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梨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穀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

問雲峯雲峯以拄杖云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什麼僧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梨主人公僧

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客中辨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梨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某甲道得不是

客中師示疾令沙弥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巖路欲絕也汝下此語須速立恐他打汝去沙弥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弥無語同安顯代雲巖一技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下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生師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開名在世誰為吾

除眾皆無對時沙弥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人辨得疎山云龍有問和尚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十九師又曰離此殼漏

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眾無對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鍾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辨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眾猶戀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

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教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昔在汾州尋經要一卷并激勸道俗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咩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乃

休與石室同師有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毘收五色舍利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代云無手脚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

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饅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

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
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孟巖肯之
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
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
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有行者
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

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
師起透禪牀一巾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
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
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
十年後吾道大行

三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
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住江陵
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
住澧州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
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

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
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
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
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
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棹而至師

資道契微朕不留語見船子章師比道世志機尋
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
一年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師上堂
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
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

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
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
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
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
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

廿二

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
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
死有智人笑汝偈曰
唯向佛邊求 目前迷正理 撥火覓浮漚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
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既無饑

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聞梨
師說頌曰 明明無悟法 悟法却迷人
長舒兩脚睡 無偽亦無真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
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
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

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
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
吹倚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
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
用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覲而問曰
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

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辜
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一日喫茶了自烹
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
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
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
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

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
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座遊
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一塵含法界無
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
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
迴本地尋嚮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

師師曰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垂道人之思
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讚將謂禪門與教
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
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師
再闢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
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語道累歲佛法

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教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一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第二}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

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山禽粟米飯 野菜澆黃齋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瓮裏著

廿三

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沉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弥童行師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

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檐漏卮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鷓鴣顏

浮生不棄 安州九嶷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嶷及至到來只見一嶷師曰閣梨只見一嶷不見九嶷曰如何是九嶷師曰水急浪華麓

盤山和尚山州第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

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若女見此理如何師曰閣梨直須石女兒去

安州九嶷敬慧禪師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庶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

林深谷款親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嘗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曾有梁

少保李資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疏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

塔于東郊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導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禮拜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摳衣密

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泐音歛 泐音涿 卓音澆 臺音嶷 祖音紅 斬音挾 殊音錄
獨音樓 燥音草 鏤音厥 縛音令 傳音了 了音頭 岐音也
錫音名 莫音耶 敲音交 交音反 放音側 教音豆 攢音祖 九音九

璞反足角啐咏二奉卓魁枯回加音雅音替除音淦
水名也濁對音嫡音拊反雙父反洩先結蝦音蟻反蛆音足
反峴胡典權直教一音擔下悲典反畚音蝓音足
反邢音岷音管反頰反握反捧反庚音驀音饋音
音簾反百探音敲反立交懣子秋反瘞於計反
音撞音高反下音昌音排反數尼禿他反巖反巖反巖反巖反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纓六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五廿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見六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傳此諸師為真大師及期府坊和堂蓋州雙流尉暹和曾上三人無撻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二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

海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潭州谷山藏禪師

磧砂大藏經

景德傳燈錄

正

第一〇八冊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

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鄂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坐

抗州龍泉敬禪師 潞府極亭宗敬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鄂州大陽山和尚

洪州鹿源和尚 鄂州正覺和尚

滑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雲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印州守開禪師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人見錄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鄂州四禪和尚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